

夜读农书

农书宜夜读。晨读经书，午读诗书，幽深深的夜晚，宜读农书。农书乃天地之书，它关心一株水稻，或麦子的生长态势，干湿表情，关注稻子、麦子身上的风雨闪电。纸页间，有雷声轰鸣与大雨滂沱。

万籁俱寂的夜晚，我在灯下读那些泛黄的文字，读出青涩水气，读出虫鸣窸窣，读出渴望的眼神，每一个字，都带有泥土的潮湿气。

“农”字，农田、农事、农具、农桑……农书是关于大地的书，是大地歌谣的朴素书写。

中国农书，林林总总的名字，记录了先贤的另一种写作。

你如果翻开《齐民要术》，也将会遇到贾思勰老先生，在齐鲁大地，骑一头驴，走在乡间阡陌。贾老先生当年长什么模样，我们肯定不知道，也无法知晓，只能以一片庄稼地长着的青葱庄稼作为背景，作一番想象。每次看到《齐民要术》这本书的封

面，恍若看见老先生站在家乡的风中田埂上，叮嘱村子里的养殖户大刘老二：10只羊中要有2只公羊，公羊太少，母羊受孕不好；公羊多了，则会造成羊群纷乱。对养鹅、鸭、鸡、鱼等都提出了雌雄相关的比例关系，鹅一般是3雌1雄，鸭5雌1雄。池中放养雌鲤20尾则配雄鲤4尾。

我在书中学到了莲蓬的方法：“八月、九月中，收莲子坚黑者，于瓦上磨莲子头，令皮薄。取莲土作熟泥，封之，如三指大，长二寸，使蒂头平重，磨处尖锐。泥干时，掷于池中，重头沉下，自然周正。”这个周正，用得！一粒莲子，周正地与泥土吻合，不消几日，梦想便开始发芽。老想拿着这本书，找块空地，按书上的意思，掘池种莲子，或许弄出一片清凉古意。

手指摩挲，我在读一本《汜胜之书》。《耕田》有一段，是可以当作散文来读的，“凡耕之本，在于趣时和土，务粪泽，早锄早

获。春冻解，地气始通，土一和解。夏至，天气始暑，阴气始盛，土复解。夏至后九十日，昼夜分，天地气和。以此时耕田，一而当五，名曰膏泽，皆得时功。”字词轻重，节奏明快；句式长短，语调平和。

汜胜之，正史中没有他的传，古籍中有关他的事迹的记载也寥寥无几。读古人的文字，让我看到一个依稀朦胧的背影，触摸一部伟大农书的文字力量。

洗手焚香，翻《陈寡农书》，一本最早专门总结江南水田耕作的薄薄之书，似有风来。作者在成书那年，已经74岁。

我有时在想，一个老者，在薄暮之年还关心那么多，做着自己的事，如果没有兴趣和爱，是难以做到的。好在仪征离我住着的城市很近，用手机导航定位，从前陈寡所居的西山，与我相距只有80公里，可去拜访老先生，看看周围的环境和景致。

现在没有几个人读农书

了。读农书能认识好些植物：禾、黍、麦、稻、稗；瓜、瓠、芋、桑……陈寡的时代，读书人都冀图走仕途道路，陈寡却躬耕西山，过着种药治圃、晴耕雨读的隐居生活，一般士大夫要为圣人立言，他却选择专注农事。

美丽的农书，里面有庄稼摇曳。民以食为天，文字记录和保存着古代的种地方法，有古人的眼神、劳作、气息和体温，有色彩、光照、露水……以及留在农具木柄上的胞浆。

农书里有爱，字里行间，有对庄稼、田地、鱼苗、鹅、鸭的陶然欣喜，有对一畦菜的默默注视和许久关注。

农书里有希冀，一粒种子，睡在泥土里，等待它的发芽、破土，经历阳光抚慰，风的吹拂，雨的洗礼，等来收获累累。

我到外地，去见一个诗人。诗人告诉我，当他为灵感缺失而焦躁不安时，常常带上一本农书去郊外。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读

上两三页。闻着泥土气息和庄稼味道，这相当于一副灵丹妙药，他的心情渐渐平静，那些思维又开始活跃和跳动。失血的面庞，又开始气色红润。

对中国古代农事崇敬的有加的，莫过于友人林先生，羊毫小楷，写得一手好字。闲暇时喜欢抄上一段古代农书里的文字，有时写好了，用手机拍下来，发到朋友圈中。一次，我问林先生，为什么独独喜欢抄写农书？对方笑说他来自农村，虽然当下住在城市，可不知为什么，总是喜欢关注节气，打量农事。

离乡村久矣。一个生活在城市丛林的人，也应该关注五谷、瓜果、蔬菜和树木的栽培，了解牲畜、家禽和鱼类的饲养；关心酒、酱、醋、羹、饼、饭、饴和糖的制作。

写农书的古人，会有一份守候。在农事写作时，一个谦卑的灵魂与每一棵菜蔬相通，与园圃相望，抵达家园，对有朴素苍生深情凝视。

□王太生

豪气夏雨

□王国梁

夏雨的脾性是豪气的。春雨羞涩，秋雨缠绵，冬雨冷漠，只有夏雨才能体现雨之精魂——大气磊落，豪爽不羁。夏雨有大胸怀，就像一位武林侠士，从来不拖泥带水，不屑于缠绵悱恻，甚至有点来无影去无踪，让人捉摸不透。

夏雨来的时候不暧昧，通常会以黑云翻墨的姿态来宣告，一场豪气的夏雨即将来临。当你看到天空中黑云压顶，还没来得及反应一下如何应对，紧接着电闪雷鸣，夏雨顷刻就降落了下来。豆大的雨点，在一瞬间“噼里啪啦”落下来，简直可以用“砸”来形容。夏雨落地有声，没有半点春雨悄然降落的扭捏之态，落地铿锵有力。

夏雨中的世界，仿佛一个豪壮的古战场。万箭齐发，战鼓齐鸣，喧闹而壮阔。夏雨不像秋雨那般富有音韵变化，有淅淅沥沥的节奏感，夏雨几乎是同一个音调，同一个节奏。“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”，如同战马奔腾，如同鼓声喧天。听着夏雨的声音，你不会有丝毫的睡意，反而觉得有一首慷慨激昂之曲从心底升腾了起来。夏雨是一首澎湃的歌，是一首奋进的诗，让人忍不住热血沸腾。难怪诗人会高喊：“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！”夏天的狂风暴雨的确是一场洗礼，能让人们的心灵变得开阔而豪迈。

夏雨对于万物来说，都是一场考验。夏雨来的时候，有澎湃汹涌之势。雨势还会逐渐变得大起来，从瓢泼到倾盆，大雨如注，夏雨威力四射，势不可挡。雨中的花草树木随着风势疯狂摇摆，它们在努力与雨抗争。抗争胜利，将会锻造出它们更加坚硬的骨骼，历练出更加顽强

的品质。你看到那棵大树了吗？它在风雨中使劲昂起头颅，尽管一次次被风雨击打得狼狈不堪，但它始终不放弃昂然挺立的希望。最终，它站成了风雨中屹立不倒的丰碑。田野里的庄稼、小草，被风雨的进攻弄得溃不成军。它们摇摇摆摆、东倒西歪，但柔弱的身躯始终没有放弃一线生机。它们仿佛在说：“风雨中这点痛怕什么！”对它们来说，迎战豪气的夏雨已经成了生命中的必修课，也是一次成长的历练。如果能够在夏雨之后再次挺起腰身，它们就完成了生命中重要的成长仪式。

夏雨只是来考验一下万物，一般不会长久逗留。夏雨之后，一起又恢复了生机。夏雨的豪气还表现在说停就停，去得干脆果断，丝毫不回避缠恋。夏雨那种武林侠士的性格又一次展现出来，来得光明磊落，去得光明磊落。来去如风，常常是半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。夏雨去得快，有的雨点甚至还来不及反应，太阳就迫不及待出来了，所以有时候会呈现“东边日出西边雨”的状况。

夏雨偶尔也会“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”。有时候夏雨下着下着就变成了淅淅沥沥的节奏，而且一下就是好几天。那样的时候，夏雨没了豪气，反而变得缠绵不休。此时最危险，因为连绵夏雨会让江河水暴涨，引发洪涝灾害。不过，人们已经摸透了夏雨的规律，在多年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能够自如应对。

夏雨是大自然唱响的一首慷慨之歌，豪气冲天，酣畅淋漓。让我们跟随夏雨铿锵的节奏，来见证那种威武壮阔的场面，来见证那种豪迈洒脱的时刻！



枝头抱香 王慧 摄

夏色可餐

□邹娟娟

夏日明丽，姿容诸多。

温婉素雅的广玉兰花，如白鸽傲立枝头。枝叶宽大疏朗，凉风穿过，花叶轻摇，微波般滑过游人心底。母亲喜欢这种素淡的花，种了栀子和茉莉。小巧洁白，馥郁芳香，置于水盆中，换得一室幽香。此花所在，自得风雅，充盈人的身心。

绚丽缤纷的紫荆，满城浸染的月季，绰约幽曳的凤仙，精致斑斓的石竹，俏丽飞扬的凌霄，形如喇叭的胭脂……争芳斗艳，色彩足以晕透整个夏天。云霞在夏日的黄昏，长久逗留。阳光斜照，拉长了大地的影。人流涌动，道路扬起薄薄的尘。好比五湖四海宾客至的一场盛宴，落幕前的夏，喧哗，够热烈！

树丛里惊鸿一瞥的，是爬山虎。树干和树丫满满当当，翠绿可爱，像裹了件绿衣服。墙壁、屋檐，户外的一切，都能觅到爬山虎的踪迹。横着、竖着、斜着，如自然巨毫挥舞，层层堆叠，隔离光和热。每一片叶都发亮，

小手掌一样，时时在风中振动。像红军战士，无论环境多艰难，均能克服万难，勇于攀援，最后在领地举起胜利的旗帜。夏日一抹凉，爬山虎是值得敬畏的植物！

番茄、紫茄、青椒、豇豆曝于烈日下，在燥热的空气中汲取天地精华。夏日万物蓬勃，草木葳蕤葱茏。田园妩媚，村野盛大。一场雨，一方旋转的调色盘。自上而下，淋漓尽致。叶片充满弹性，果实摇摆欲坠。连着珍珠似的水珠，更晶莹、饱满，敞地为钢，红紫黄绿，长圆扁尖，不就是那争相落入锅中的佳肴吗？桃、香瓜、水瓜，怎可在茂盛的季节缺席。各个水分十足，墩圆甜脆。早熟的玉米，鼓鼓囊囊，牛角一样竖着。乡村的孩童早按捺不住了，瞅着“须子”变枯，赶紧掰下，煮得水嫩甘甜。夕阳西下，炊烟袅袅中，适合啃玉米。嗅着烟火气，看着红日落幕，玉米的滋味变得绵长。夜晚，一家人聚在一起，来点啤酒、凉菜，挖

着西瓜，烤着玉米。唇齿间，又凉又香，白日的不快全都烟消云散。

万物肆意长。夏日的鸡仔顶着凸起的冠，雄赳赳地奔走。树荫下有它们刨过的坑，院场上又有飘落的羽。狗躺在阴凉处吐舌头，闻到可口的食物香，猛地起身，扑迎上去。蝉拼命嘶叫，将整个树林变成奏乐舞台。河蚌、田螺在水里安闲散步，鱼虾躲在荷叶下嬉戏，莲藕和菱角在泥中膨胀……

夏风吹啊吹，换来热浪，换来晚间广场上的乐声。喷泉开了，随着激昂的音乐喷涌，时高时低，时溅时收。人，也自成一景。小孩们提着水枪互相打水仗，大人活动筋骨。跑步的，滑溜冰鞋的，跳广场舞的，骑自行车的，玩蹦床的，应有尽有。最酣畅的休闲娱乐，当是夏天。

夏日种种，风光无限好。像热气腾腾的火锅，食材丰富，佐料齐备，可配酒，搭果。在山水，在水，在朝在暮，由人醉！



炎儿”。冷不丁儿，不知谁将宝剑顺着领口插入，激灵一下，打得更惨烈。渴了，宝剑当冰棒，舔几口或咬几口，爽爽地解渴。忽地想起一道传说中的东北硬菜：油炸冰溜子。是个啥味道、啥体验？是不是一口下去，外层酥脆香甜，里面冰凉脆爽，吃起来就像嚼冰棍儿一样，嘎嘣嘣，冰火共生，想想就过瘾。

当冰雪融水，水又结冰，相融相生一季长冬，溜溜儿渐渐消了踪迹，便又是一个暖春。

而今，那老屋已倾颓，只留下一堆瓦砾。我徒手刨出几片瓦片，须得放在皮子的边沿处（黏合作用），而后以大拇指为支撑，将皮子四个角挨顺序往中间折起。这样做成的馄饨，内含气囊，如同降落伞。烫熟后，就像雨点落在水面上激起的一

檐溜儿

□张金刚

若无檐溜，那静默的屋舍便少了灵动俏皮，失了情趣韵味。

雨来，或冰雪消融，积水汇流，乖巧地奔向瓦口，循滴水瓦尖，应房架之势，恣意滑下，甩出弧度完美的抛物水线，溅落在院石上，绽放朵朵水花，荡起一圈圈水晕。一条、两条、无数条，绵延不绝，为光秃枯槁的屋檐垂下珠帘，配饰流苏，一时美艳起来。

即使由“哗啦”喊为“滴答”，也只是由“豪放”转而“婉约”，虽淡了激情，更添了含蓄，饶有一番诗意味。抑或在严冬，水线少顷便凝成冰锥，冷峻封冻了柔情，然而却更令人期待融融的暖意渲染天地之间。

檐溜，我愿将其儿化为“檐溜儿”。虽“檐溜潺潺朝复暮”，以至“年复年”，流逝了年华，可无论何时邂逅，都如是初见，分外欢喜。亲切地唤一声“檐溜儿”，是新识，又似老友，瞬时亲近了几

分，一如故乡老屋檐下的那一溜儿水、一溜儿冰、一溜儿光阴……

那几间老屋，再普通不过。突起的房檐上，不远儿一道瓦口带一片滴水瓦，不远儿又一个，六七个。瓦口处常生有几株倔强的麦芽，椿芽、豆芽，扒住可怜的浮土，随风飘摇，蓬勃着夏日的张力。怕檐溜儿过猛，淋湿了檐下，父亲会在瓦口处，伸长胳膊，给瓦接上一段铁皮或塑料瓶，配饰流苏，让檐溜儿甩得更远。

更多时候，是父母和我一起在檐下忙活。“哗哗”的雨声，檐溜儿敲打石榴、蜀葵、月季、丝瓜的“啪嗒”，或注入筒桶的“叮当”“哗啦”，是最悦耳畅快的伴奏。

此时，母亲常会为全家包一頓嫩南瓜、腌猪肉馅儿水饺，热乎乎地驱走雨天的凉意；或者手上舞动麦秸编草帽辫儿，穿针引线纳鞋底，缝补衣服。父亲则坐在蒲团上，归拢黍秸、扫帚苗、高

粱穗，专注地绑着笤帚、扫帚、炊帚；或者拿出他的斧锯刨凿干儿木工，操起他的板胡兴致盎然地拉上一段儿解闷儿。

那时的冬天，雪很多很大，厚厚地盖了满房、满院、满村。午后，初霁的暖阳与蒸腾的炉火令屋顶的积雪丝丝融化，雪水滴答，缓流，将瓦口下的雪堆钻出几道深洞。可傍晚或翌日，“瓦沟冻残雪，檐溜粘轻冰”，雪水檐溜儿变成了冰锥檐溜儿，映着灯光或日光，通透透、亮晶晶，似是屋檐生出了凌厉的冰牙，有些吓人，生怕被咬到。但我更愿视其为屋檐挂起了风铃，想抄起勺子铲子敲出一曲《铃儿响叮当》；视其为一把神奇的水晶篦梳，梳理着嘈杂蓬乱的农家日子。

登上梯子或凳子，敲下一根最长的冰锥，握在手中当宝剑，吸溜着“檐溜儿”般的鼻涕，与伙伴儿们打得热火朝天，棉袄“冒

形如偃月，天下通食”。鲜香味美的馄饨，在我国一直有着广泛流传。当它们来到江南后，开始有了大、小之分，后者渐渐熏染上水乡文化特有的婉约精致。而在苏昆地区，另有一种较普通小馄饨更为玲珑的吃食，那就是——泡泡馄饨。

泡泡馄饨，因馄饨皮薄如纸，煮沸后只鼓起，会像泡泡般漂浮于汤面而得名。其最早起源于昆山正仪，据说是创始人无意间将折纸的手法用在了包馄饨上，从而诞生了这款馄饨。

作为“老苏州”至为难忘的舌尖记忆，二十多年前的苏州街头，几乎随处可见泡泡馄饨的铺子，当时离我住处不远便是这家。我在姑苏开的那段时间，尤其是到了食欲不振的夏天，便经常会到小店吃上一碗费不多，却有汤有食，吃着异常满足的泡泡馄饨。

泡泡馄饨虽属于小馄饨之列，且原料完全相同，但由于追求的视觉感受和味觉享受，与寻常小馄饨不可同日而语，使之对工艺要求也更高。要想让馄饨能在汤里一只只泡起来，秘诀在于两点：薄如纸张的皮子加上空心的包法。

最初的泡泡馄饨，皮子多由店家手工擀制。后来虽出现了机制皮子，但仍需用啤酒瓶（比擀面杖有更大的接触面）进行再度擀压，使之面积变大的同时，透明度也一路飙升。这是一碗馄饨，能起泡的基础。

寻常的小馄饨，包制时是往皮子当中添以肉酱，稍压后，团团捏起便可。而泡泡馄饨的馅料，须得放在皮子的边沿处（黏合作用），而后以大拇指为支撑，将皮子四个角挨顺序往中间折起。这样做成的馄饨，内含气囊，如同降落伞。烫熟后，就像雨点落在水面上激起的一